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諫諍下

上封事書一首

論教本書一首

初授拾遺上書一首

論進奉書一首

與人論諫書一首

直諫書一首

上封事書

張九齡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
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見並
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
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
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
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

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

新唐書作過

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

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
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
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
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
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
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

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
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
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
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
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此庶所繫國家之本務
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
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
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

出宰百里莫不迓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恠近俗偏輕
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
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
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
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
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
營寧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
之士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養而求入如此

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

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

督刺史唐書有雖字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唐書有雖字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即遠處

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

頻在集作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

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集作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

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慝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唐書作緣姦而奮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

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唐書膠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

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

唐書

詐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

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

下渙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

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

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

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

殿最一則州縣慎於

集作其

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

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在送者妄起怨端
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
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濫至此
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混雜就
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
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
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
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

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

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

集有

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

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

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俟

集本唐書
並作後

時中人則躁求

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

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

得

集作
趨

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輒

集作
取

得一變而至

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

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
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脩飾思齊日衆刑政自
清此興衰之大端安

集作馬

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

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
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
執事作為長筭振此頽風使官脩其方人受其福天下
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
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睇稍覽

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論教本書

憲宗元和四年

元稹

某年某月日某官臣稹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變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

者臣敢昧死

舊唐書作冒昧殊死

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

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

材也近管蔡則讒入右

文粹作親舊唐書作有新唐書作任

周召則義聞

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
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
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

習

文粹
作說

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

之聲口不得習慘

舊唐書文粹
作操

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

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

舊唐書
作縱

追禽戮

舊唐書
作逐

獸之樂

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
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

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

舊唐書作庸佞違道

之說

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

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

集作乘風

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

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

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為

舊唐書文粹作謂

信然哉及夫秦

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

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

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

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

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

新唐書作馬鹿

矣趙高之威攝天

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

也因

集本文
粹作固

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

若此

文粹
作然

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

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

集作
質

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

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
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教設學崇儒為意曾不
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
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于為太子

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之集無選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集作官高恨不得為司議

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之賤之至於母后臨朝翦

棄王族

二唐書作室

當中睿二聖厄難

舊唐書作勞勤

之際雖有骨

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

唐書作吐

扶衛之一詞而令醫

集本文粹無醫字

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

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

集作以

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

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

處之至於教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士甚者縉紳恥

舊唐書集本有由字

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

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宣天下之元子

二唐書作

良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疎冗散賤不適

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

舊唐書作不及上古

之甚也近制

宮寮之外徃徃以沉滯之老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
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
而保養其

舊唐書
有身字

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

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

文粹作以
舜生舜

舜以堯繼堯傳陛下

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
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
之業以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
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

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

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舊唐書傾耳注目

舊唐書集本作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

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集作簡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

儒而又練舊唐書作明達機務者為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

因令皇太子洎諸生舊唐書作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

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

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

以弘德此所謂一人

集作有

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

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

舊唐書作知

百

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

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

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

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可

同年而語哉

集作乎

微臣竊不自揆思為陛下永建無窮

之長筭輒敢冒昧殊死而言之

初授拾遺獻書

憲宗元
和二年

白居易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
頓首謹昧死獻書于旒宸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
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羣
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
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
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

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
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
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
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
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
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
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一作校堅儒府縣走吏委心泥
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集作飲無不先

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
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
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
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
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
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顓顓然日有望
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
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

乎儻

集作候

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

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進奉書

憲宗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澤

文粹作藪

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以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

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

土作

集作

貢生產有常履畝之稅

集作

等籍既定人識

所出吏難為奸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賊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

於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立

集作之

內府以開濫關耶伏望陛下罷內藏歸之公府約進奉

之禮

集作約別進合古之制

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

政之秕蠹全大體興太和天下大幸伏見去

集作正

月十

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人懇責貪吏徃之隨使貢來一

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

餘不歸之王庭必沒之

集作于

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

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疲

集作罷

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
居常之歲閉以待時無敢散洩以干刑司如是則大賴
於人大伸於用矣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放

文粹作怠

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

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
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
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

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陵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便食之必死

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

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食多

集作多食

必生疾

集作病

乙必

因而謝之減食何則

集作者

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

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

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

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

集本文粹並作陛下不廟矣仍註云不得入廟祠也

上不說張猛

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

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

乃從

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幸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一有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

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客處一覩閣下諫草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忤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忤

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

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承

集作蒙

閣下之厚愛冀於異

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

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

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

集作以

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

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厥初

牧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

而老身命

文粹有馬字

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

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忤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直諫書

劉允章

救國賊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一無伏字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剗腸

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欲以肝
腦上汙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
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伏蒙
不收所以仰天搥胸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主則難以
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
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廷者願
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
撻市朝囚禁園苑深一作沉埋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

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匍匐闕廷者豈敢欺
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
請死之罪徃徃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
之事要在殲疑作人以宰臣為度外之官以御史為不

速之任寃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
古帝王以御史為耳目以宰相為股肱股肱廢則不能
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
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

歲說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
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
賢愚混雜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
進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疑作
天下食祿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為陛下數之節度使奏
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
文四入也虛銜八仕五入也改偽為真六入也媚道求
進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為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為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為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

也所由乞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
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
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
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之疑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
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
九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
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
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

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
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為逋
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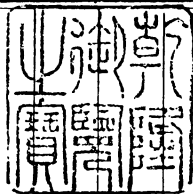
疑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為一作與亂臣張本也

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於中原玉帛多
亡於道路嶺外仍令節度四面討除蒼生嗷嗷何負陛
下今行此討罰以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
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於腹心蜂蠆

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
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一作

狽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
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人之命臣今雖死猶
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眷
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
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
國為心不以百姓為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魚之腹不

忍見國難危臣之願畢矣臣懇一作辭不勝痛切感懼
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九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王瓚

謄錄監生_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贈答上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一首

為王僧辨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一首

與王僧辨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一首

王僧辨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一首

代陳司空答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一首

裴之橫答書一首

與徐陵薦方圓書一首

答周處士書一首

答諸求官人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徐陵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
芒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
秦亡寶篋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
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頊比
於諸王湯武方於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波靈貺咸臻
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
其恩蔭而屯亨有數剝極為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

主誕資上聖光啓中興大剪仇讎方平宗社雖復瀟湘
舉斧庸蜀彎弓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
亂荐臻羗虜無厭乘此多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
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行板蕩火政淪亡綠林青
犢之羣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
誰云禍亂昔隆周從播皆憑晉鄭之功強漢阡危終假
虛年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貌是孤孫還同三
叛等子頽而為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

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
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
一作爾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希輕
軀哀荷之誠久聞朝聽况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
無依何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劒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
雪讎恥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滿天地
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
照舟車所通候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

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畧豈知華
夷仰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
精兵利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已
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尊感
彌篤以為興亡繼絕事炳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禋
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旨喻難違諸懷更慙明公誕
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姜瓖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
宜契風雲戮不世之渠兇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

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
之奉舊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
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貌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
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在與亡期於體國喪君有君
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寧可弘濟自
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
亶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
我邦家繫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琊望能喻此衷懷

思之無忽近陸君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命河東王
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西
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上黨
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英
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萬隊
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
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並
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

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隸悉已招攜
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師將
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揆日覘光遲枉還牘當使
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勲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
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

此篇英華元編在六百八十二卷
邊防門今移于此庶幾贈答相應

為王太尉僧辨答貞陽侯書

孤子僧辨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至

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為不道西都失守
率土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歷明
於通誥所以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
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
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
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載
誠所推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
當命北舟人奉迎麾駕無容進枉齊兵遠於江表仰冀

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
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楊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
餘州不即威懷容為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遲動靜
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真威將軍通直
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詔述孤子王僧辨頓首頓首

按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遣陵
隨還僧辨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辨答
言恐非陵
作後同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姜常侍曷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
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
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
泣想望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
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烝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
於南藩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
誰家宮廟豈有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
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

不造骨肉為讎安可相期盡如蕭簪耶古者天子六軍
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
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展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
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彫荒既
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趙趙苟違鄰德
克勘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
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
渝盟朝野羣雄何所攜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

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一作謀如有

姦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哉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與王僧辨書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

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又一

本作名

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

一作伐

之風堯誓

當考

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
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
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
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
銅頭鐵額興暴皇年禱杙窮竒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
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
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
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

扶輅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啄之臣豐畢將興特
挺鷹揚之佐明公量包金鉉神表玉璜儷袞欽才平階
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
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
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樓
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
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
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咸

剗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
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秦宮
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
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廬斯滿鬻脂藏脯
遊騎繫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
頓荒田家分禾黍豈止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
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

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
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
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一作寶緣多幸叨造

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邳彤

彤彤異音漢書作彤

之切長亂心

曾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
幽祗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作

腹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

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

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
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
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
夕饘飩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
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
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
都紹漢南亳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館韓宣范武方駕
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

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旂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
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
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
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
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璋特
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啟封非無
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
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一作差難得

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
孤子何所歎焉但頻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燕雀
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一作魯耕雨雪猶
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疑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
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縻仲月王政無塞疑分穀高年
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悴彌布洪
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漢一作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
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

周

一作終

良深慨息昔長平建

一作失

策猶聞蝕昴之徵

一作

奇踈勒效

一作徵

忠時

一作實

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

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

一作猶迷前報

斯故銜哀掩淚仍

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

豈望身居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

一作叶

三靈端委而

朝百辟詢諸圉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

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

歸

一作還

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

一作厲

既而仇讐未

殄方

一作乃

憑大國之威宗祏

一作社

阡危尤

一作終

仰親仁

之德僊俛恩寄號颺惟

一作載

深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

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

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藩

一作番

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

兵為我此

一作臨

據若

一作如

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

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

一作昔

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

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

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一作靈臺之

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一作宣

曰循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

丘等一作並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

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

勲一作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荀

息之忠良以喜慰一作甚但先一作前朝秉玉鏡之符御

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一作風沾於萬

國兕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

差匪虛言淮陽一作南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

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

強兵便一作乃是軒轅之陣西一作東南當扼喉之勢東一作

西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一作齊侵華夷俱騁一作逞而冲

人數歲復一作天子方賒德未感於黎蒸一作人神威不加于

將帥斯等一作曹怏怏非少主一有字臣安有碌碌因人成

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

一作光明

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作

如於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

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

一作云

相曉卧薪待火方此弗危

繫草從風儔之非切

一作匹

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

一作

謀見引軫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

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

一作從

我賓遊朝

服簪

一作簪夕

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

一作山

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

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

何則西浮夏首

一作口

已據咽喉東進彭

一作匯滄

波次指作

披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柝聞邾方之一

一作茲

尚遠

胡桑對薊比

一作匹

此為遙水陸爭

一作俱

前龍虎交至則

揚都蕩

一作薄

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

一作祚

宣

不追

一作退

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

黃犬固以長悲南陽

一作河南

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

曰大勲

一作天助

滅我宗祊

一作祧

何所逃疊

一作責

今復遣前

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

十字一作使指

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

無貽祇

一作禍

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興祀

一作嗣

夏之功明

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於公

一作斯

臨紙

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此篇六百八十二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王太尉僧辨荅貞陽侯書

僧辨頓首頓首白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
號恥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

主欽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
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
周旦之誠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舊隸官成天
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求
効命輸心嗣主以報先帝之恩今荆陝淪覆正是江北
數縣即東南藩翰萬里而遙主甲治兵艦舳相接長波
天限方漢城池修德綏民中興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
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

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
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詢于髦傑採之輿早同康時務
共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讐恥然後守其侯服歸老赤
松至如今日使須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今璇枝令
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
仰歸寧不副茲及席濟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
便遣鷁舟弘舸奉迎麾旆但閱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
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一作音鄭拒子忽左史是之漢

背劉襄班書稱允况屬疎於踏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
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辨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為君阻共
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曾靡遺孽
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
大梁開金繩之寶牒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伴
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

無屈逆賊侯景殲亂本朝釁重聰彌凶逾昇浞後主天
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翦勅盜少康祀夏何可
對揚太戊興殷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羌
賊憑陵侵蕩荆漢乘輿凌辱既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
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
亂禍之朝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
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
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

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蕃枝偏承皇德

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

一作行

鞍甲之勞庶誨天寵况

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

負劒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德並天地明

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羊

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摠集若夫中原猛士本

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

一作有

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

所未儔兵馬之強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

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為興亡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

庸嗣守社稷

一作宗社

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違諸

懷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

於雲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

天闕漸臺偽帥將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皆橫屍於軍

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

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與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冲

年王室猶難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

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
靈預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
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方窮人
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
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
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
我歸旆湛海殄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江左氛妖投
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並在戎行歸附明公共翦讎難

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公為內主
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
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闕唯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

代陳司空荅書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
俯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
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
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

時屬陵

一作夷

賊臣侯景內異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

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

一作哀

志清國轡

載齊車以誓衆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電邁不
崇朝而戮封豕纔信宿而翦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
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嶠函即都渚宮將議進取而宮
昊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鑾輿
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難曠晉安殿
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狗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

岳牧藩鎮莫不頻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
實為元輔僕以不敏預叅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
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蕩刷讐讐殿下夙標令
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漢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一作典非地惟蔣邢昔
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
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為乏主冢宰匡翊寧侯長君雖則
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踐阼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
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

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為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唯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為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秩

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况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
物俱華羽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
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訓二后之
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
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
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
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畧禮等平
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

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
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再拜

裴之橫荅書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
行人遠到京城大慰應有成命但江山賈阻未奉朝廷
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主祀自
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啟行戎旌望國江東士
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既睽江淮成

阻青黎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
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
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淝水彼之
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
申展敬之橫白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
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

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為時生林谷之中
鮮逢退逸唯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
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遊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
儲之屑衣冠未絕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
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
幽貞道缺考槃絕詠賁五履二兩交無間方今公旦作
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
求賢脫能登此仄陋論綸一作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

咸勸足令庶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
招未必不鑿坯而達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
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
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
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
天目得肆閑居差一作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

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
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
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
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
師摠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
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虚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
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
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

騁蜡蛭

一作蜂

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

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

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坯負石方同形影

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糞土變龍羶臊名器已行所

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

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

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

謹便

一作使

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

一作名

白

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

此一無

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

胄逐其少多

一作大小

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

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

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

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况復皇朝官爵理係玄

天內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

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剋身所望偕榮便

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
僕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
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
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
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
大位清官悉由元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
云人一有世字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
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自此而論豈非

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
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興
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

一作永
定之時

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

一作干
戈未息

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

紙

一作
禮

之板易營假以官榮

一作權
以官階

代於錢絹義在

一作

存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

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

一作
致令

員外

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
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
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
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一作

何可猶作舊
意非理望也

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

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

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

一作
異

並

一作
亦

為

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

一作此是
天子所拔

非關選

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

一作直至

丞相漢有高廟令

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

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

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

朝寄耳去年疾患亦

一作爾

餘氣息不能相答通作此書

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一作皆陳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贈荅中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一首

重與蕭十書一首

重荅李清河書一首

贈韋司業書一首

荅蕭十書一首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其人因梁未入北齊

徐陵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鏡

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

一作孤

鸞言慰相思反

增離眷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

開封伸紙破愁為笑素秋方屆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

保元吉藂臺之壁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

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

清官兩宮何乃濶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
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
役承閒但有衰頽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一作書 謚殿
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
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
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
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
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款善敬德中郎並比境之

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輜軒別當委白君問

重與蕭十書

李愷

再覽來封皆如一面秋熱未解所履如何某拙疾但昧
於理耳雀子日月漸遠弟故人情多一慟深衷豈易論
也委曲具悉待彼官到若有商量與申後意彼有人作
主人否承郎欲還豈不能一至此也外郡感別情不易
言道路無留滯朝廷待士論屈日深佇聞鳴躍勿至斷
絕弟多才博識言成楷模某棄廢之人何能為也言談

次可吹噓之合不負公私亦親故之情耳千萬千萬不
具李愷諮

重荅李清河書

蕭穎士

名白臨清傳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既披緘慰慘交
集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
未祔將事啓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
狀遺本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邁埋追遠之純心
受終天之永酷幽冥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

之近賚錢二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
則不腆之作刊就有期既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
非二公而誰然後知燕王無以矜其吊疑作市骨魏妾不
獨申其結草矣辭奉日遠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
宣名再拜

贈韋司業書

月日潁川男子蕭名敢復書於京兆韋夫子足下嗟乎
事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此

其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情也難進為志士之節知音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道不磷於進趣之幾交可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來也必審於幾其去也必揆於分鳥能擇木木不能擇鳥離合是非之迹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以怯乃足下之所以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不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累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絕不再

也詠然不謁幸不怪乎僕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
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昨遇謝官乃不知門下省
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事相對豈輕於進退者耶
而願託深期積有年矣幼小日曾竊窺足下所著兩京
新記長來追思實為善作人疑所知殷晉亟接清言僕
幸因之飽於餘論思心諫遲疑以日為年頃數歲前足
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於都省之間昧然一謁足下亦
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為輕於造

詣者也僕往時之舉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固求而
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人言
僕造其門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東京叅後迨茲遽
承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宴席貴壻徐子舊所
交歡豈不足假延譽於門庭披舊積於心腑耶何曩之
不能往也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仰惟
足下旁求百氏獨步當朝抑揚鑒戒時難與擬自甫登
清貫垂二十年更事既多閱人不少尚能紆迴雅慮辱

在小人慙慙懇懇至於數四何其異也方今運偶休命
賢才至衆龍門之下躍鱗所萃豈復吹噓眄睞之地尚
微一蕭茂挺乎雖足下惠顧轉深而僕愈自疑也未知
足下設何禮以接之竊觀今之丈人雅操大缺內不能
自強於已外有以求譽於時遽際闢茸人望口氣謂其
高位必以援登芳聲要以用致而當路者既不能人人
有許郭之見亦因依左右惑而客一作容之由斯而達十
倍八九翕翕聞闐而忘返致令待士者不能備其禮懷

才者無以表其誠混淆委翳良足歎也亦知足下爰自
諸生早云峻拔策名從仕清標有素世所希也而時事
共然頽風一扇詎知來者有貞純之士得無繫累於流
俗乎僕褊介自持羸疎浸久平生峻節未嘗屈下恐足
下尚以為風塵一士名位不侔行言致迂音容便阻則
麋鹿雖微欲服之轅軛且必異於騏驥矣挺而走險何
公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此所謂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
也足下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寵駕時賢俯仰

周旋故已在雲霄之上而僕汝潁之間一後生耳不知足下何從而見訪耶高命驟臨怪歎無寡竊為重之忽記往年奉詣時足下云孫大所言第一進士子則其人不肖誠愧孫公之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此見知苟曰其然則足下未知之也嗟夫漢有言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言雖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功之於僕可謂知其一矣一作也深矣可不忘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不啻豈一二而已哉慎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

毫之末於百步之外視水一尺則不能見其淺深何則
所賦者異也曩時與孫考功無里閭交遊之知親朋推
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接躡無情之路迴必斷之明
懷恩下隔於至公而見遇盡關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
知己非心期之知己故曰可謂知其一也丈夫生遇昇
平時自為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
邕熙遺名竹帛尚應優游道術以名教為己任著一家
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豈直以辭場策試一第聲

名為知己相期之分耶若由此見知僕不才者幸嘗遇
賞於孫氏瑣瑣之文何足枉二賢深顧哉足下蘊丘明
之恥資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國史誠朝之得人竊
為足下重之斯未易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之明後來
諸生固無借其一字然聞一無此字受金於呂氏之藏者不
可謂之秦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存目想行已十
年時命不貸所懷莫就而朋從之間或謬見稱說亦何
知足下不緣此見訪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己未

始或移於足下矣非曰能爾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亦已熟矣今朝野之際文場至廣揆藻飛聲森然林植必也扣精微於賞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之科如僕料得足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為升足下堂而未入於室也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舊屈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司業古成均之貳學政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敏德謀猷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

奔風化耶梁代劉嗣芳自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于時
物議以為妙選近高宗朝樂安孫公以宰臣之重再轉
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今來擢
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遷會府典綸誥而掌銓衡
一履學官便為屏棄雖不足以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
情積習可不謂然乎頃在洛中聞足下初出南宮僕惕
然不樂尋知足下載司東觀又翻然以喜王綏有言國
寶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寶此之謂也夫人生相知亦有

運命在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豈人事也以
足下陵戾青冥漸漬恩渥雍容璧沼之觀耀映石渠之
府而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況乎淪厭盛時悲涼壯
歲宿心有在得不為先達論乎臨書耿歎不知自己惟
足下實深諒之今請以一世浮沉之端一身能否之効
從始至末仰訴知音言而不應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
有梁支孫系祖司徒鄱陽忠烈王追蹤二南邁德荆郢
有子四十人俾侯錫社入卿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

第三子侍中懿惠侯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兗州
緣淮南軍遺愛在人詔學士謝蘭撰德政碑文長子山
陰侯儒術精博世有盛名隋代山陰第十一弟常侍君
才標清峻見崔子發齊紕陽玠著談藪亦稱俊爽而有
才辨隋開皇中徵為東宮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
以再從姪齊王諮議府君為後則小人曾王父本則惠
侯第十七弟太尉宜豐侯之後太子太保梁安公之孫
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梁季迹光五史分載南北安公

以前代宿德再綰台傳於義寧武德之間同堂兄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跡終古蕃盛莫之與比貞觀之後羣從凋零垂拱以來無復大位越敬王之圖匡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武氏舊業邠岐一朝瓦解內弟琅邪王仁簡標列傳贊備昭事迹家君子少丁家難辛苦百罹事繼親長異母弟有孤姪以孝友聞於姻族僕生於汝潁幼而苦貧孜孜強學業成冠歲射策甲科見稱朝右當此之時為奮筆飛鸞鳳摛論吐雲

煙明主可正議而干羣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損一日
年貶一年蹉跎半紀乃朱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不覺
氣之交胷從來事業復何所用未可為不知已者論也
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
未嘗留意又况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志哉而
時議喧喧輒復見數亦嘗標獎恩於銓庭振塵一作虛聲
於輦下而今拙句尚在人口已云再矣復何補於淪棄
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物以僕之直道干時取捨

之端理關於一試由來賞待亦云乎不薄而壯年志氣
盡此一行時耶命耶若此之甚也又溺志著書放心前
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未知得時用茲措
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毀豈若是也惟疾之憂寧逃罪乎
僕從來宦情素自落薄撫躬量力栖心有限假使因緣
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陪侍從近臣之列以箴規諷譎為
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以潤色鴻業決不能作擒奸
摘伏以吏能自達耳况乎累土之漸升天無階自經窘

蹙千端萬緒方欲議一官之資勤歷政之効信茲課最
跂彼京畿不二十年未免斯厄舉足蹈坑穽揮手挂網
羅摧折庭臣之威喧呶卒伍之役捨長用短雖智何為
安得

一作見

鼓鐘可樂便將饗爰居以愁也近日見苗侍

郎乃云以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異時大用不繫于此
得會當再發方成一舉嗟夫以文體為言則爾而一身
自卜且又不然

一作能

何者僕向時之試非不工也苗公

之言非不知也以得便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極卒

孤始望自茲以外更安可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好
經術之外畧不嬰心幼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
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不異由是心開意適日誦千
有餘言槩楚之威不曾及體有時疲頓即聊自止息不
過臨池水視遊魚耳頃來志若轉不耐煩觀圍碁讀八
分書亦憤悶除經史老莊之翫所未忘者有碧天秋霽
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間進評古賢論釋典已又酒
性不多涓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在終席雖體氣薰熏

實加困憊而中心醒悟了無惑焉常時知故以此見寡
三杯之餘則任意縱誕就閑窓或屏風間曲肱岸幘怡
然自處或經過廣座稠人之中綺筵四匝珍羞盈品爽
心翻然有時閣著若乃箏歌亂奏繼以舉白博奕樗蒲
呼梟爭道優姬艷妓喧雜左右易貌變聲千態萬曲即
嗒然氣盡無所覺知心識低徊魂動神撓但思臨長風
一大叫耳雖復郤昭子之驚楚奏夏侯御之逃越巫何
以加之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好相背責與悶相成

察列不諳悉異之又以為務恃文詞傲弄當世同聲悉疾何地自容可歎息也直性褊中少所容忍於心不愜未曾勉強昔常話文章得失論姓氏臧否忤人雅意累悔無及友生邵軫深以為言四五年來絕無此過終朝杜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荅必不能矯情飾理雷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衆雖三五至交才名久著一叅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捨義重權小人跨躡便成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求附

會守初心則嫌猜頓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丈夫行已三十年讀書數千卷尚不能揣摩押闔取權豪意旨況復終年怏怏折腰於掾吏之下哉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託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有漢之興舊章頓革馬遷倡其始班固

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復而雜其體漫而疎
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
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
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敦簡要其迷一作述固久非可一二

言也僕不揆顧嘗有志焉思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
典起於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
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
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

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為放命荀仲豫袁

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

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竄

一作鑿非

鑿齒幾原叔庠繼踵

于宋齊之間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錄雜

諸家之說著三十家春秋泰清之季金陵板蕩元帝嗣

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畧

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

一氏則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志創於君奭

蔡學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畧一家亦
行於世秦趙涼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
自漢元卒於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填委編年之作亦往
徃而聞其間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偽之鋒
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云雄鋌獨斷抑非諸君
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綆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
嘗願得秘書省一官登蓬萊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
之秋使孟浪之談一朝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名

非一途豈必繫心翰墨為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所存正爾不能自己也豈求見重於千載耶校理是司於今絕望刊削之志事即都損矣聖朝官人宜求稱職使道皆適務時無棄能何須銓一作詮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二十六日拜謝闕廷邇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東行久不能斷夫人與不見於胷中由此致淹泊耳幸足下勿謂僕

為後輩一生聞其小有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觀其談
說也僕遇於足下豈徒伯喈王粲之嘉會子產延陵之
昭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亦不為遼濶也况契心
期於俛仰之頃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畧不苦思惟專
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手筆冀流傳於人世
所以援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
餘言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如殊剪截之
清詞長謬悠之曼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課之善士

之託於知己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聞於夙期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謀故此書之禮過於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足下之趨風者多豈惟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一韋夫子乎足下必不以為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頓風流之雅躅乘躡履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荅誠貺既奔足下不暇宣

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未相借請見還此本謹俟燒焚
無為輕置蓋孰使識者一窺齊楚交失非古之君子退
人有禮之道也雜詩五首謹以奉投聊用代情不近文
律耳名再拜

荅蕭十書

韋述

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
太山者覩藂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惜其
淺深蓋廣大則昧然難為究足下貫穿羣言靡不該覽

聞一以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
當斯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
所一作啓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
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韋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八